

兩位「八姐」(下)

小說裏的「八姐」並不多。但凡是「姐」而又排到了「八」，則必是人口繁盛的大家族。但不一定都是豪富之家，也有窮人家拖兒帶女，飢寒掙扎。

凌叔華的小說《古韻》中的「八姐」，是那種出身富家大戶、接受新式教育、衝在時代前線的新女性，算是女性中的最強者。莫言在長篇小說《豐乳肥臀》中塑造了一個處於社會最底層、最為柔弱的女性，也是「八姐」。

上官家一直祈求有男丁後繼香火，在接連生了七個丫頭，母親最終生了一個男孩上官金童，一起作為龍鳳胎降生的還有上官玉女。這個小女孩本來就是多餘，且偏偏又是天生的瞎子。沒有人在意她的存在。為了確保「戀乳癖」的金童吃奶，玉女從出生沒有喝過一口奶。

七位姐姐個個命運奇幻，有的嫁給土匪，有的嫁給地主，有的跟着八路軍遠走高飛，有的被賣到青樓，鬥爭撕扯，死去活來，從一個家族的視角譜寫了一首蕩氣回腸的史詩。而懂事的八姐始終不言不語，不哭不鬧。到了大饑荒年代，為了不拖累母親，八姐悄悄摸索着走出家門，採了一朵苦菜花塞到飢餓的嘴裏，慢慢走進河裏結束了生命。

八姐是整部小說裏未經雕琢、自然天成、最美麗最純潔的天使，心如明鏡，不睜眼卻看破了世上風情。母親抱着八姐遺留的衣服，如祥林嫂般絮叨着：「你這一輩子，連芝麻粒那麼大的一點福都沒有享到哇……」莫言不吝筆墨詳細描畫了八姐死亡的全過程，讓讀者共情那種撕心裂肺的傷痛。

文藝作品裏女性群像多姿多彩。有女漢子，有交際花，有母夜叉，有風情萬種，有幹練強勢，有賢惠淑德。但仔細想來，最能打動人，恰是兩位「八姐」代表的兩種類型。凌叔華的「八姐」是對理想的謳歌嚮往，莫言的「八姐」是對現實的批判同情。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夜恬靜

為了城市繁榮，經濟復甦，香港正努力搞旺夜市，以「夜繽紛」為目標。

實行之初，反應一般，指因疫情數年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人們晚飯後寧願留在家中。政府希望大家回到之前的夜消費，吃飯、打冷、行街、睇戲、飲酒、跳舞、唱K、海旁散步……

但以生活健康來說，晚上留家自煮自食，健康又節儉。孩子做功課、看課外書。一家老小共享天

倫，才是最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為求經濟繁榮，犧牲健康生活之更大得益，說嚴重一點是飲鴆止渴。

要取得兩者平衡，可以把「夜繽紛」留在周末和節日，搞各類娛樂性強的節目：放煙花、夜墟市、街舞、潑水節、舞火龍、花車巡遊、各類展銷、街坊晚會……

非周末可照顧單身和旅遊人士，提供給他們參觀、社交和文娛活動，音樂、戲劇、舞蹈、美麗維

港景色的欣賞，離島的深度遊。總括來說，好的要保留。絕大部分家庭需要在大部分時間有他們的恬靜之夜。向好的移風易俗得來不易，慎之！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四見報

《富貴人家》

在一場畫展中遇到上海來的普凡，他送給我一本自己寫的紀實文學《富貴人家》，書中講述了民國收藏家、金融家沈吉甫一生的故事。普凡隨母姓，本名沈路平，是書中主人公沈吉甫的親外孫，喜歡研究民國軼事。

《富貴人家》是六年前在上海出版的，普凡說外祖父的經歷曲折，從一個寧波少年到中華懋業銀行總理，一生經歷猶如一部近代史，可惜民國史中所載甚少，就想把這些東西挖掘和保持下來，一是替民國時代增添一些原版色彩，二是感激先祖留給後輩的精神財富。翻開書中讀到許多沈吉甫和各色人物交往的故事，他努力學習改變生活現狀，從一個小小學徒變成「富貴人家」，但局勢動盪，短短幾年沈吉甫家業由興轉衰，透過這個家庭的變遷，看到清末民初有錢有勢人家也動盪時局的無可奈何。

書中比較有意思的一條脈絡是沈吉甫的古玩收藏，家境殷實後的沈吉甫和王公大臣們平起平坐，見到許多好東西，也養成了收藏古董的習慣，他成了當年琉璃廠各大古玩店的老主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超充之城」

也更安全。這是深圳市建設「超充之城」的標誌性事件。

上周深圳出台一個「促進消費的若干措施」，鼓勵汽車消費單列成項，六條措施中四條與新能源汽車有關，當中提出建設覆蓋全市的新能源汽車超充基礎設施網絡。

因為擁有中國最大的新能源汽車龍頭企業比亞迪，加上政策面的大力扶持，特別是油價的連續攀升引起人們對新能源車的青睞，深圳已經成為新能源汽車的標桿城市，全市新能源汽車保有量接近九十萬輛，居世界前列。

跨境去看電影

經常往返深港，嘉樂對於各大影院熟門熟路，早早申請了深圳電影院的會員卡，不僅購票享優惠，有時甚至可五折購票，而且還不時收到最新的電影排片資訊，服務到位。

嘉樂還跟大家分享了在深圳看電影遭遇按摩椅的小故事。原來，深圳一些電影院在椅子上加裝了按摩墊，有一次嘉樂剛坐上去，椅子突然震動起來，嚇得他慌忙站了起來。後經職員解釋，才知道剛才短暫的按摩椅效果是讓觀眾免費體驗一下，若觀眾希望繼續邊觀影邊享用按摩，可以現場掃碼付費。最終，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前幾年新能源汽車初上路時，充電難的窘境如今在深圳已經成為歷史，深圳還出台了一個硬性規定，停車場充電樁配比不低於百分之三十。

解決了新能源車充電難的問題，緊接着就是解決充電慢問題，建設「超充之城」便應運而生。按照政府規劃，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深圳超充站與加油站的數量率先達到國內的一比一，到二〇三〇年，在深圳超充比加油還方便。港人也會享受到「超充之城」的便利。鑒於深港兩個城市往來密切，在香

嘉樂沒有為影院的附加「按摩」埋單，並非價格因素，而是不習慣因身體的振動而影響觀影的專注。

據九月一日內地發布的《二〇二三暑期檔電影數據洞察報告》，今年內地暑期檔電影，總票房累計二百零六點一九億元人民幣，觀影人次超過五點零四億，雙雙刷新中國電影暑期檔票房、觀影人次的歷史紀錄。

在這個史上最強的內地電影暑期檔，《孤注一擲》與《消失的她》、《封神第一部》、《八角籠中》四部國產片，票房均企穩在二十億元人民幣以

韓國教師自殺事件

然，就這樣，我們相認了。

每次跟舊生相認，我也覺得是溫馨的場面，因為學生不一定記得成長以來的所有老師，能主動相認也是代表了一份真誠的敬意，都是難得與值得欣慰的事。然而，世上當老師的，不一定如我般幸運，在工作時可以認識許多跟我真誠相交的學生、同事，甚至家長。最近韓國一名只有二十多歲的小學教師，就因學生用鉛筆劃傷同學的額頭，接連數月遭家長投訴，即使經常跟肇事學生及家長溝通至深夜，仍無法解決矛盾，終

不堪壓力而自殺。事件觸發了韓國教師大規模集會，除悼念亡者外，更要求政府保護教師權益。原來過去五年，韓國就有多達一百名小學及中學教師自殺身亡，有被惡意誣告、有遭受網絡欺凌、有被家長襲擊的，當中不少也患上了抑鬱症。

時下投訴風氣盛行，教師工作壓力沉重，卻不一定得到學校持份者的尊重與認同。中國文化尚尊師重道，朱熹就曾有言：「天不生仲尼（孔子），萬古如長夜。」現今社會，即使不像古代的

港北上車輛主要活動區域內的服務網點和公共充電場站提供專門的充電樁轉接頭。

身邊越來越多的朋友購買新車時都把眼光投向了新能源車，幾年後，當「超充之城」實至名歸的時候，城市街頭入眼將遍地新能源車。



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上。從城市票房榜來看，深圳收穫七點四億元票房，僅次於上海、北京，位列全國第三。

像嘉樂這樣愛去深圳看電影的朋友，香港還有不少，可以說，深圳的電影票房佳績，也有香港影迷的一份貢獻。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人對老師有「一日為師，終身為師」的敬意，也應對從事這專業的人多點體諒和包容，不要將一切有關學校行政教學、學生校內校外表現、公開考試成績等種種問題都全然歸咎於教師，畢竟為人師表也是人，也有他們的局限，更不等於可以承受被霸凌的壓力。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下沉之道

在當今的互聯網時代，幾乎是所有行業都存在一個共識，得「下沉市場」者、得天下。於是我們看到了直播界的風生水起，無數個平凡人一夜暴富的神話，也看到了各種大牌爭相放下身段，想要在這一片藍海中，也分得一杯羹。

光是在美食界，勢頭就愈發明顯。比如最近，兩家頂尖中餐集團不約而同在上海開出親民小店，背靠諸多米芝蓮星

星的新榮記，做起了自己的茶餐廳品牌，人均消費不過百元；而以高端寧波菜著稱的甬府，乾脆再「沉」一點，一不做二不休，在長樂路上賣起了十八元一盒的肉包子。開業初期效果確實喜人，有這樣的噱頭做背書，大排長龍是意料之中。但細看顧客們的反饋卻不理想，社交媒介上評論兩極化，有人說值，有人說差強人意，茶餐廳只是掛了「大哥」的牌，卻無一點大哥風采；肉包子入口香濃再吃油膩，一盒的量，很難吃到光盤。

所以你瞧，這個市場，看似易如反掌，卻恰恰是最不好「混」的。

所謂「下沉市場」，最初是三線以下城市和縣、農村地區，後來隨着互聯網概念普及，談到下沉，多指中低收入群體，比起某特定地域，更像是人群範疇。而這個市場裏最成功的兩個案例，就是茶飲連鎖品牌蜜雪冰城和網購平台拼多多，它們這一「沉」，彷彿一石激起千重浪，瞬間顛覆了傳統的商業邏輯。人們也驚覺，原來這個市場裏，才有巨大潛能和核心購買力。道理都懂，卻不是人人都行，幾年前，高端餐飲品牌大董就嘗試過推出自己的快餐烤鴨堡，結果鎩羽而歸。歸根結底是不同的兩類人，無法走上一樣的路，下沉，不是上位者屈尊俯視，更不是簡單的修改模式，而是從一開始就有相同視角和需求，平視，才是平等的基礎。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告別廢墟

爬山虎的枝蔓，在那鏤空的花紋中間頑皮地繞了幾圈，將鮮嫩的觸鬚輕輕地搭在脫了漆的門把手上，為鏽跡斑斑的鐵閘平添一份生動，像是提醒人們，這間已被廢棄的村屋，依舊有生命的印記。

透過鐵閘，一把破舊的結他，斜躺在單人沙發上，琴弦上細碎的灰塵，似被我的腳步聲驚落，撲簌簌地在空氣中飄動。沙發旁的電視機，右上方豎排的按鍵像是縫錯了地方的鈕扣，十二吋的屏幕背着厚重的機身，卻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款式，機身上那一行用塑膠黏上去的銀色字母，只剩下S和Y。屏住呼吸，湊上去細看，空缺地方O和N殘留銀蠟般的痕跡。

環顧四周，牆角處，落地扇的葉片上布滿了蛛網；已然破碎的牆皮，則頑強地掛在頂棚和四周的牆壁上，不肯與之分離，使得那牆壁像極了耄耋長者笑起來時臉上的皺紋。那牆壁，顯然曾被精心地設計過，天藍的底色與屋內的傢俬默契地襯出一份文藝、一份舒朗。不知道三十多年前，這間村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屋的主人，是個怎樣知性的青年。每日的勞作之後，他是不是會在夕陽下彈起六弦琴暢想明天的生活。這廢墟，似將歷史的時空無聲地傳遞過來，講述着曾經的風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概是馬灣島最繁華的時期，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十多條村落，以農耕、捕魚為生的村民過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一九九七年，隨着青馬大橋的建成，商業改造、大規模搬遷接踵而至，平靜的漁村生活終被改變。而這廢棄的村屋，在靜默無聲地掙扎了二十多年後，也終於要被拆掉。兩年後，這裏將建起又一片高檔社區。新與舊，去和留，這城市在時代的前行中，夷平無數的廢墟，更創造了無數嶄新的記憶。我鄭重地按下快門，為這廢墟留下告別的影記。



負喧集 趙陽

